

国家“985”建设项目



Contemporary European Party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of Western Europe in Electoral Dimension

当代欧洲政党政治

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

郇庆治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当代欧洲政党政治

——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

郇庆治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
郇庆治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607-3334-0

I. 当…

II. 郇…

III. 政党—研究—西欧

IV. D756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729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阳光广告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42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西欧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次气势磅礴的“选举政治复兴”,使西欧政治一度呈现为一片艳丽的“粉红色”。我们应如何解读这一难得一现的政治图画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西欧社民党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这次政治复苏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持续下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追问和深入探究的问题。本书对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德国 2001~2002 年间大选的个例分析表明,重新执政后的西欧社民党的确试图赋予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新的含义,但它们在选举政治中的成败更多是任期间执政表现尤其是经济管治成效和特定政治机会环境下的选举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目 录

导 言	(1)
1. “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范式:词源学视角	(2)
2. 选举向度下的“社会民主主义”:研究框架与方法	(17)
第一章 英国工党	(21)
1. 大选结果及其特点	(21)
2. 执政表现	(25)
3. 选举战略	(45)
4. 政治机会环境	(65)
第二章 法国社会党	(83)
1. 大选结果及其特点	(83)
2. 执政表现	(90)
3. 选举战略	(98)
4. 政治机会环境	(126)
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	(158)
1. 大选结果及其特点	(158)
2. 执政表现	(163)

3. 选举战略	(188)
4. 政治机会环境	(206)
第四章 其他社会民主党	(238)
1.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240)
2. 丹麦社会民主党	(256)
3. 葡萄牙社会党	(265)
4. 荷兰工党	(272)
结 论	(288)
主要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3)

导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一度趋于活跃的对西欧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西欧社民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发展变化的研究的直接动因,当然是它们在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政治在野时期后实现的“选举政治复兴”,尽管就国内学术界而言它们无疑从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导致的时代背景转换以及部分作为其结果的思维范式更新中获得了新的内涵与动量。^[1] 比如,对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自我中心化设定、绝对真理式阐释的彻底终结,已经使我们不仅能够以一种理智化的心态反思过去一个世纪中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发生的种种悲剧性现象,而且能够以一种解放后的心胸看待世界范围内的一切进步政治理念及其努力。因而,对于西欧社民党这场始于 80 年代中期的、在意识形态更新光环炫耀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探索实践,我们理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并得出理性化的判断,匆忙宣布它的破产失败就像最初匆忙认定它的成功一样过于简单。^[2] 本书的目标是对 90 年代中后期重返执政舞台的西欧社民党在 2001~2002 年间大选中的选举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对其选举政治表现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意识形态更新之间的关联作出一种量化的判断。

1. “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范式:词源学视角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这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由西欧社民党重新强调并被广泛讨论的范畴并不是社会主义运动与理论中新出现的一个词汇^[3],但如果将其像对其他政治理论与运动一样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策和选举政治三维向度下的界定,那么,无论就其对应的时代背景还是表征的具体内涵而言都的确体现了它相对于二次大战以来逐步形成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的阶段性变化。从词源学考察的视角看,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迄今已经历了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三个不同阶段或“范式”,而第三个“范式”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成了本书立论的起点。

1)“科学社会主义范式”

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一阶段,“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联姻或者说它的“科学社会主义范式”。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呈现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总体性经济社会政策并被此间建立的西欧社民党所接受,而它的内涵逐渐从 19 世纪初存在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支派演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不规范但可以接受”的代称。

在 19 世纪初西欧出现的众多左翼进步思想流派中,(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三种。(社会)民主主义指的是主张以让·卢梭(Jean Rousseau)的“人民主权”思想为依据创建“社会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主张,而此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的则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早期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部分认同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和主张,但从根本上说承继的是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和英国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即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恩格斯 1847 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将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分类时,就两次将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称为“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分析了他们的构成、特征及其政治主张。^[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共产党人对各类反对党派所持的立场时,又将上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明确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5]。应该说,这时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基本上等义的概念,所代表或指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前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中一个试图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结合起来的政治支派。

人们长期认为,国际工人协会 1864 年成立和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 1869 年建立并通过《爱森纳赫纲领》表明,欧洲工人运动的主流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 1890 年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工人运动主导地位的确立。这在一定意义上当然是正确的,但恐怕还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就西欧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来说,其一,德国社民党至少在 19 世纪 70 年代并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会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的 1875 年《哥达纲领》。事实上,即使在 1890 年《爱尔福特纲领》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也是非常脆弱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依然在党内有着重要影响。其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设想正是在巴黎公社以后日益得到西欧工人政党与运动的广泛支持^[6],甚至马克思恩格斯也开始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代称。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早已存在,但却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具有后来被公认的独立和系统意义

上的理论内涵,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语甚或辅助词来使用的。比如,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来界定或描述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学说创立之初,甚至曾经不主张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7]。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一词虽然颇为“粗糙”、“有欠修琢”,但更能反映出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因为它是在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因而,他们积极参与和指导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被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它的政治纲领则被称为《共产党宣言》。

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使用的态度前后有些变化,并最终接受了这一称谓。学术界对此的普遍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一般地认为这一名称不够科学,但并未因此断然拒绝使用它。比如,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他们就曾以“社会民主党人”自称。^[8]19世纪70年代后,他们则逐渐“容忍”了这一词汇。结果,“社会民主主义”逐渐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这一时期创立的多数无产阶级政党也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

对此,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即1894年将他1871~1875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一些国际问题评论结集出版所写的序言中作了解释。他指出: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

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是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于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9]

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是与人们后来对它的界定基本一致的,而他们对这一术语的接受或容忍则是有着明确条件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们的思想得到正确理解和原初各种“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的观点得到全面清理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才可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来使用。正是基于上述限定,列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使用。比如,1890年,列宁写道,欧洲各国已“愈来愈趋向于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1894年,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俄国共产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10]。总之,19世纪最后25年直至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从指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替代语。^[11]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毕竟是两个内涵有着根本性差异的概念。恩格斯逝世不久,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部分作为其副产品的俄国革命,西欧社民党及其领袖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立即暴露出来。^[12]现在看来,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主体是沿着“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轨迹发展过来的,尽管19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的含义与世纪初相比已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有了很大不同。俄

国十月革命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左派和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二国际或西欧社民党的认识与态度。相应地,“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化”在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眼里就成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同义词和具有明显贬义的称谓。

2)“民主社会主义范式”

从1899年《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表到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第二阶段,“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主要与“现实社会主义”相对照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范式”。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逐步从一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变成为社民党通过议会政治参与实现的、致力于经济社会政策层面改革的中左政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政治思想中同时出现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趋近,而巴黎公社从不同意义上加速了这一进程。自由党人、社会党人、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从不同视角反思了这一极端事件发生与西欧现实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所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未来民主政治制度方案必须以某种方式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核心价值结合起来。相应地,“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就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两个影响日益扩大的支派,甚至可以说构成了它们各自理论的新阶段。在这一总体背景下,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取得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欧社民党内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家如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试图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早期社会主义传统,探索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改造而不是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政策目标的可行性。因而,民主对

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就同时具有了斗争手段和奋斗目标的双重意义。结果,在从 1899 年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到 1989 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的 90 年中,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展现为一种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范式”。

早在 1849 年,与马克思合作发表《德法年鉴》的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就在著作《德国民主的基础》中把所谓的“人民国家”设想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和制国家,而拉萨尔则在 1862 年起草的《工人纲领》等中较明确地阐述了“社会民主”的概念。^[13]他认为,工人阶级争取的民主应该是能够保护和促进全体人民利益、促进全体公民发展的经济社会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成为社会民主的工具,只不过它目前掌握在维护资本家利益的特权阶层手中,因而,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普选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使之按照与全体人民利益相吻合的工人的意愿行事。正因为如此,德国工人协会的新日报定名为《社会民主报》,虽然这一名称遭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应该说,拉萨尔关于具有重要经济社会职能的“工人阶级国家”或“人民国家”的思想,不仅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性内涵,也深深植根于后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之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仍是一个需要冷静而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伯恩施坦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无疑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和现实起点。他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详尽论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和民主社会主义等问题,并第一次使“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了人们后来所理解得那样的内涵,即通过渐进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性质变革的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一方面,他突出强调了民主议题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重

要性。他指出,“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民主已经证明自己是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杠杆”。所以,“造就一种真正的民主——我确信,这是我们当前的最紧急的和最重大的任务。这是最近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战斗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从我对于政治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得出来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了社民党应当成为一个民主地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政党。他提出,“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14]

伯恩施坦的观点在理论上主要来自新康德主义哲学关于社会渐进变革道路和拉萨尔与费边社关于中立国家、能动国家的学说,在实践上则来自他对资本主义国家 19 世纪末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经验观察。撇开他有关分析的准确性不论,他对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性内涵的规定应该说基本体现了那时大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想法,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前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与任务,而且在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欧各国的社民党所普遍接受。第二国际当时的另一位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尽管严厉批评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但并未对他有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论述提出原则批评。1927 年,他明确指出:“就像中世纪基督教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今天无产阶级的条条道路通向民主和社会主义。”^[15]这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欧社民党人的理论共识。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西欧各国社民党纷纷通过议会选举进入或组成政府,进行了许多社会民主改革试验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从而为民主社会主义原则赋予了实践层面上的经验

和认识上的实际内容。在此基础上,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希法亭1928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已“从各种力量的自由竞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936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一文中阐述了一次大战后奥地利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已形成了“与被统治者进行协商的统治制度”,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完全可以通过对公共管理的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列昂·勃鲁姆(Leon Blum)总结1924~1936年执政期间社会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不同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行使政权”理论;英国工党领导人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则在二次大战期间提出了“计划化民主国家”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民主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关键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并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同时,社民党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理解也在日益宽泛化。比如,比利时社会工人党领袖亨利·德曼(Henry de Man)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文明的人道主义传统的遗嘱继承人”。^[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经济迅速恢复并随后进入一个持续高速增长阶段。这使得西欧各国社民党有着比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更为有利的条件实施它们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948年,英国工党率先宣布已建成“福利国家”。1951年,以社会党国际成立和《法兰克福宣言》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正式被确定为西欧社民党的基本目标,这一概念也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欧社民党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常性概括,尽管许多社民党理论家政治家仍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随后,民主社会主义逐步具有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等四个具体领域和“混合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就业和福利制度”等四大政策目标的基本内容。^[17]不仅如此,西欧社民党社会改革取得的不

断进展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暴露出来的“反民主”重大缺陷,使西欧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了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上的“第三条道路”或模式的含义。当然,西欧各国社民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接受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德国社民党 1959 年《哥德斯堡纲领》就明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渊源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标,因而不是安托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后来指称的“老社会民主党”^[18],而英国工党直到 1994 年才最后消除了名义上存在的规定生产资料国有化目标的党纲第 4 条。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瑞典的“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奥地利的“社会伙伴式社会主义”、法国的“可能社会主义”等具体类型。

因而,“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走向实践而导致的分化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与西欧国家近代社会以来经历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它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如国有化、经济计划和公民平等权利等,但又深深植根于西欧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传统和更为宽泛的文化宗教传统,而东西方两制共存直至冷战的两极化世界格局构成了它产生与发展的最重要背景参照。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处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或“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范式”。

3)“社会自由主义范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三个阶段,“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了一个也许可以大致界定为“社会自由主义范式”的新时期。^[19]由于其所历经时间的短暂性,我们还难以清晰描述这一“社会民主

主义”范式的主要特征。但已经展现出的一种总体趋势是,西欧社民党在将“民主社会主义范式”下还承诺实现的持续性经济繁荣、民主化政治和普遍性社会公正的制度性目标进一步局限于更为有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政策领域,并采取一种日益自由主义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中间化的政策立场。或者借用法国社会党前领袖若斯潘的话说,“对市场经济说是,对市场社会说不”^[20]。

实际上,自70年代初,西欧社民党在经济社会政策向度和选举向度下已经开始遇到不断增加的困难。^[21]比如,挪威工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73年大选中分别创下了35.3%和25.7%的最低得票纪录。英国工党尽管在1974年连续两次取得了大选胜利,但却表现为既无力以传统的左翼政策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已难以进行基于新政治思维的经济社会政策层面上的实质性更新,结果是终于在1979年大选后沦为长期在野状态。德国社民党虽然取得了1980年大选的胜利,但它的传统经济社会政策却已变得无力说服已经持续了10之久的“红黄执政联盟”伙伴,结果是1982年后开始了达16年之久的政治反对派时期。

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和两个德国1990年的重新统一,使得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两极化格局宣告结束,而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欧社民党“民主社会主义范式”的存在背景甚至是条件。结果不难理解,西欧社民党并未从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与理论全面崩溃的事实中获得多少政治利益,相反,它们不仅在现实政治舞台上继续沦为政治在野地位,比如1990~1995年间西欧四大国中只有法国的社会党在台执政,而且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范式”的政策目标及其意识形态内核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之中。

可以说,正是西欧社民党在选举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境况构成了它们进行全面政治革新